



勉菴集

二十二

附錄  
年譜

共二十三

16  
2374  
22



和  
2874  
23-22

勉菴先生文集附錄卷之三



年譜

庚子

先生六十八歲

正月往祭朝宗巖 皇壇祭享仍設講會于齋室

從姪永稷從壇在加平郡朝宗面荷谷大澗之上

往在 肅廟朝滄海處士許公格與郡守李公齊

杜鄉士白海明就澗上巖面刻 毅宗皇帝思無

邪三大字及我 宣廟萬折必東再造藩邦八字

又取 孝廟日暮途遠至痛在心八字受尤菴宋

文正公筆並刻之又用朗善君俱筆篆其額曰朝



宗巖又議建廟以祀 神宗皇帝尤翁聞而善之  
曰 毅皇何可闕也事久未就而遂菴權文純公  
以尤翁命建 萬東廟于清州之華陽洞其後大  
明九義士後裔王德一王德九兄弟因設壇于巖  
之東崖每歲正月四日祀 太祖高皇帝名曰大  
統壇先生少時亦嘗瞻拜至是冒風雪徒步踰泰  
嶺往參壇享而歸蓋人心陷溺日久雖名爲士子  
者不復知尊周大義而自 光武建元以後則舊  
日用 崇禎 永曆年號者亦皆棄不復用先生  
每傷痛不已焉

與柳基一書論背師之罪

基一致憾於省齋已積有年所而及見省齋攜貳  
師說之論則便如得奇貨執賊物言必稱華西吾  
之父師也省齋吾之兄師也父師被誣則兄師不  
暇恤也言語文字之間詬罵攻弄無所顧忌常舉  
省齋詩樽前且喜故人情之句曰故入情厚是程  
子指邢恕語而省齋詩意蓋以邢恕待我也又於  
雲潭席上稟重菴曰小子有一得之見竊以爲漢  
沛公得天下之前陳勝吳廣各自起兵而不爲僭  
及高帝統一之後則凡懷不服之心者皆是亂賊

至於心說華翁以前曰湖曰洛人物性同不同之  
紛紜爭競未為不可及華翁出而執中定頓之後  
則凡貳於華翁之說者皆斯文之亂賊也重菴大  
奇而深許之蓋重菴之意則愛基一之篤信華西  
而基一本意實在於擠陷省齋也自是厥後去益  
肆凶如曰賣師或官如曰重翁促壽如曰邪魁亂  
首如曰何物邪慝如曰象山黑水其他暗自著述  
無非此等口氣而隱然以湯武之奉天討罪朱宋  
之衛正斥邪自居及省齋之喪猶在家加麻外示  
不背之跡而聞其遺集之刊行則又囑其黨李承

膺李寬秀李裕善輩製給通文倡為人其人火其  
書之論先生於省齋心說調補之論雖嘗抵書切  
責猶信其尊衛師道之苦衷非其論而原其心每  
見基一誣辱省齋之狀大以為不韙基一屢請同  
辭共斥而先生不聽基一始怒先生之不助已也  
及甲午七月先生之為工判也乃作長書攬撫訛  
言譁張臆見鉤文反覆猜怒情見雜取俚語談  
詈辱罔極至曰向日奔問之行實為或官也又曰  
既無上疏之路則何不於工曹書吏答書中極言  
大義也書至數十張大意皆以誣辱為主旋以不

送為義云而播示遠近使之聞於先生先生聞之亦笑而不辨子姪或欲辨之先生輒禁之曰彼不過妄人而已何足較哉乙未八月之變舉世未詳其真至十月始有國恤頒布而基一以先生不早奔問為大何輒說某也當國有大變偃然在家蓋欲陷之於不測之科也又以先生比於專攻上身之谷永卒為善士之馮婦或謂之直言佞臣或謂之除喪方哭其告重菴壇文及撰其父墓誌則益復駭然凡對人說話及書疏往復除誣辱先生與省齋外無他語至數千里初不識面之人亦皆

專致凶書訕其援助其謀害先生及省齋之至誠可謂無巧不用其極然先生一且不較每稱聖存有疑疾故如此若言其長處則能尊華翁能斥倭洋此世如聖存者何可多得惟其攻斥省齋無復人理甘與反射之途蒙同歸則是終不可無一言也乃以去年六月構草至是送之書畧曰省翁心說調補之論固不免廊柱之誤起後學迷從之疑然此老一段苦心炯炯若可見者惟是師說之或有偏重道理之或未盡明而為之耳今若以此勘其罪則只當曰過憂過慮而已然其獨見之智不

撓之勇則決知其非私意執拗者之比况如高明  
所云背師誣師賣師之說者豈一毫所可比擬至  
如重翁促壽之云者只管陷省翁而不知陷重翁  
是則高明自謂依附重翁而實有甚於背叛而攻  
斥者之為也且高明每以桀紂告墨陸鑄待省翁  
而其自居則湯武之奉天討罪也孟子之鹿拳大  
踢也朱宋之懲討不義也可見高明自任之重甚  
令人敬服然省翁之為桀紂為告墨為陸鑄今不  
必分疏只是在高明數十年父事底道理恐不當  
如是快活無忌憚也高明之意嘗以為華翁父師

也省齋兄師也兄而背父則寧負兄而不忍負父  
此義固嚴矣然今固無背父之兄也設使有之第  
之所以處其兄者當有道理存焉爾豈可索性紆  
譬推納坑坎惟恐其或出而下石不足則又鍛鍊  
罪惡構捏虛無緊緊縛住加以鐵網安使為天下  
後世所不容之亂賊巨魁而後已又奔走請助於  
大諾街上知與不知之人嗚呼其為父之誠則雖  
至而獨不有餘地於其兄乎萬一其兄之罪一毫  
不如其言則又將置其身於何地耶且高明不聞  
朱子責劉淳與之言乎劉本陸之徒攻其短於朱

子則朱子曰子辭得失自有公議公安得如此又  
目之曰是不近人情又不聞鄭桐溪處仁弘之事  
乎桐溪嘗師仁弘後見其惡而諫不聽則絕之絕  
之而平生不言仁弘之惡由是觀之省翁得失自  
有公議在高明道理只當舍冤忍痛不言其過如  
桐溪之於仁弘可矣不當自為不近人情之劉淳  
叟明矣况省翁初無象山仁弘之罪者乎抑世之  
為湯武為孟子朱子宋子者豈少一柳龍溪乎當  
世無之則以俟後千百世亦可也何必自犯名義  
之誅而巧為辭說以示人勞攘摺撫之態也蓋高

明之病常在一疑字疑則生忌忌則生猜猜則生  
恨惟此四病轉輾成痼遂至不可為之地而隨時  
隨處輒帶此病而出以至眼空千古口無完人殆  
如病風喪性之人而為一不可近不可遠之戚施  
嗚呼高明其亦自知也否乎至於此漢分上不以  
愚陋淺弊無所知識欲其引而偕之道義之中此  
意已為可感而雖構誣播揚之中亦未嘗不以為  
責善之道尤幸見友誼之敦然素性合下固滯無  
受善之量且已將此身付與高明久矣操之縱之  
都不干涉又何足嗷嗷也柳見書恚怒如火以為

絕書而不答惟以著書誣辱為終身事業焉○後  
甲辰有李敏瑩者不知誰家子而投一凶書專事  
醜辱與基一平生話頭如出一口而加凶焉李哲  
榮李圭容亦各以長書發惡蓋三李之書並基一  
所自為而借名者也先生以為柳之言行去益狂  
安殆失性將死之人真可哀而不足惡也是年九  
月柳竟死先生猶念故舊之情屢發傷惜之言

三月祇迎 太祖大王御真于路次

御真自北關上京路過嘉蔭里洞口外

四月移家于湖西之定山

### 五月遊慶州

慶郎先生之貫鄉也常有一見之願且於東道士  
友耿耿久矣至是送盡家眷於他鄉益復無聊遂  
自抱川啓行門人李章宇從焉路由加平過春川  
冠川訪柳信齋重植過九龍田訪柳恒窩重岳至  
洪川哲亭訪李承祖華西社孫拜華西先生祠板過砥  
平廣灘訪梁景煥故判書孫過巨山訪李錦溪根元  
至原州酒泉訪聘家時先生婦兄韓令用憲及其子都事昌履并故惟都事大  
夫人沈氏及稱子過堤川觀義林池過檀溪訪姜  
自驪州移寓於此寅谷峻會至長潭訪柳毅錫省齋子踰竹嶺過榮川



登迎薰亭湖洛東江上流拜陶山書院訪李寢郎  
忠錫退溪拜退溪先生墓過安東登映湖亭過新  
寧抵慶州訪校村宗人鉉軾上狼山書堂審文昌  
侯上書臺與諸士友會講奉審西岳書院往浦會  
尋龍山書院舊址往汝山書堂謁尤菴先生影幀  
往良佐洞訪李寢郎錫禧謁晦齋先生廟又至玉  
山拜書院訪李秉裕奉審 仁廟御筆仍閱諸賢  
舊蹟遊實州內諸勝月餘而回路由大丘訪宗人  
廷翰又訪徐臨齋贊奎行鄉飲禮八月始抵定山  
寓第有南征錄

十月率多士會講于龜洞精舍

辛丑先生六十九歲

三月登薇蕨山絕頂

山在精舍西南里許無水石之甚奇而特以高峻  
可堪遠眺士友從者十餘人

撰蘆沙奇公神道碑文

四月叅樂英堂講會

堂在湖南臨陂先生柁洲齋宋公秉璿嘗欲一面  
至是宋公期會多士設講于此因李判書容元邀  
先生先生聞即啓程逶迤訪李公于晉陽尹希堂

錫鳳于藍浦金承旨福漢于保寧申竹軒恭鎮于  
舒川行鄉飲禮轉至庇仁拜二憂堂趙忠翼墓訪  
申明菴挾于道灣拜宋宋函先生影幀因與竹軒  
明菴至沃溝尋紫泉臺文昌侯杖履之所趨樂英之會濟  
濟衣冠洋洋絃誦殆叔季勝事也翌日李公設白  
日場為試士之舉先生獨先回駕

哭從弟九王

公名鼎鉉號樵雲少先生四歲固窮行諒為先生  
同堂知己至是卒先生聞訃哭之慟後撰墓誌

九月承五世祖郡守公 贈職致侑 恩命

公諱裕泰 景廟壬寅以達 儲四大臣黨罷

英廟即位首召復官其事實詳見李惕齋所撰碣  
銘及金臺山所撰誌文是年即辛壬四周甲也

上用 正廟朝例致侑于四大臣及八閫帥之廟  
大臣因奏公有辛壬樹立尚未蒙 恩典請一例  
褒贈致侑 上從之有是 命至翌年冬始祇受

遊公州麻谷寺

冬改撰蘆沙碑文

後與奇松沙字萬蘆沙孫相議選用前本

壬寅先生七十歲

三月復拜宮內府特進官上疏辭

時 上依 英廟故事將入者社文官正卿年七十以上者並許祭故有是 命先生以為年前工判之擢既處義不以正卿自居矣其後贊政之除亦不一受告身今偶以年躋七旬揚揚肅拜枚靈壽閣則君恩雖大而所秉義理將歸何地遂以短疏稱病不赴 批曰值茲罕有之慶會在卿道理亟宜進參矣

四月陞正憲

優老恩也

啓頭流之行

漢挈金剛頭流號為我東之三山而先生於漢挈金剛已經一覽惟頭流為未了之債是年春河東

宗人廷鉉復設文昌侯祠於橫川

舊亭翠川至是移建

走告

以奉安月日固安先生來叅適門人柳淇錫慎宗軾宗人基鑄等來謁言觀頭流此其時也先生因以啓行門人郭漢紹陪從焉過公州孔巖尋忠賢院舊址過沃川謁立齋宋相公迎洙訪淵齋宋公兼懇八世祖尚書公墓表遂踰嶺登安義搜勝臺光風樓過咸陽拜瀟溪書院轉至學士樓樓即咸

之人士不念文昌侯遺愛而寓慕翔建者也前有  
長林世傳文昌侯手植云信宿于丹城新安精舍  
時鄭艾山載圭崔溪南玟民並來會仍泛舟于赤  
壁江過晉州清水拜圍隱先生真像仍至河東橫  
川因先生行遲影幘奉安已過矣祇謁後率多士  
習禮蓋先生所到處多士雲集或講或詠衣冠之  
會殆近古未有也遂登頭流山由碧溪菴文昌臺  
上天王峯賦聯句徜徉而下過山天齋拜南冥曹  
先生墓至三嘉訪香玉齋即故處士茅廬崔公南  
斗講學之所也至陝川遂遊伽倻山伽倻即文昌

侯隱居終身之所而一峰一壑一水一石無非其  
遺蹟所在也乃與從者數百人由碧松亭住鶴亭  
逐流而入歷清涼齋七星臺紅沅洞拜文昌侯影  
堂登籠山亭遍觀石刻過泚筆巖吟風瀨吹笛峰  
宛在巖光風瀨霽月潭噴玉瀑落花潭壘石臺造  
山臺隱仙洞諸勝至海印寺信宿遊賞再過晉州  
觀蠹石樓有社稷貞忠星北拱朝宗大義水東流  
之句因拜彰烈祠復入河東操文祭洪營將槿殞  
過岳陽亭入雙溪寺拜文昌侯真像于學士堂因  
觀真鑑禪師碑會青鶴樓轉入湖南界如求禮之

華嚴寺南原之泉隱寺皆歷遊翫賞至八月旬始  
還第蓋是行也先生以大耄之年登山臨水歷千  
餘里閱五個月行役之勞酬應之煩殆不可抵當  
而先生少不以為勞於人無不曲加款洽凡書疏  
往復請謁文字皆親手為之而不替於人

九月省抱川先瑩歷謁水原關里祠

門人曹在學郭漢紹從

十月上疏引咎自明

曾於六月有移拜中樞院議官之命而先生在  
外未知至是有何許無狀之人欲圖是職屢作先

生辭職疏登呈即下所請依施之批先生聞之

以為末世之廉耻都喪可謂無變不有也遂陳疏

自明而上無答朝廷亦無查覈之舉

癸卯

先生七十一歲

正月議定講修契約

華西先生歿近四十年其身後事如文集及萃東  
合編朱劄輯補之刊行也藥湊舊宅之還退也立  
石墓道也躬建影堂也皆一未有舉先生常以為  
憂至是與華西祀孫承祖相議設契以為異日修  
舉之計遂以此意通告同門知舊又作契帖并文

二月還定山第

路由東門外訪尹承旨兢周於峰北訪李承旨載  
允金叅判炳王於漢陰過龍仁拜圃隱先生墓訪  
鄭判書煥翼過溫陽拜魏巖李文正墓訪其本孫  
李叅判聖烈而還

四月修大同譜

崔氏舊無大譜至是長子永祚與各道僉宗相議  
始役未周年而功告成先生述弁文

十一月 孝定王后昇遐入郡庭舉哀

甲辰

先生七  
十二歲

六月 上下密諭敦召

諭書曰艱虞孔棘慕卿宿德朕將虛席共濟危機  
特遣崔永年先致朕懇卿雖衰癯勿靳促駕副朕  
渴望 宗社幸甚疆土幸甚先生回 啓曰愛君  
如父憂國如家八字即臣師故叅判李恒老所奉  
拳柁搢紳士大夫從遊之列者臣頑愚無狀當  
主辱臣死之日隱忍苟全有靦面目自不齒於恒  
人乃者匪常 寵命及在窮薊五內震越益不知  
措躬之所也夫國有緩急義當奔問何待 召命  
而犬馬之年望八加一病勢頻仍萬難登途設或

能焉由今日之政無變今日之俗雖孔孟在前管  
葛在後頓無下手處惟 陛下揀一二副手稍工  
於親踈遠近之間而復發大號有雷厲風飛之勢  
則天意人心抑豈無變通之道哉

七月<sup>丁丑</sup>乙酉拜宮內府特進官

戊子復拜議政府贊政上疏辭

時 上必欲致先生特用殊禮遣地方官宣批曰  
省疏具悉卿懇拳拳公國之念宜有倍於艱虞之  
會庸是特畀扶衰力疾即為上來

八月<sup>丁未</sup>行鄉飲禮于定山校宮

先生以定山本沙溪先生遺愛之鄉而寥寥幾百  
年尚無俎豆之禮為恨嘗與本郡士林議設壇享  
而事未就至是命門人權膺圭等設鄉飲禮為鼓  
動士氣之計

己未承 召至西江再上疏辭職 上遣府即賜批  
不許

時先生以痢患氣息奄奄而 召命存降不敢偃  
然在家且當國家危急之日義不忍越視遂輿疾  
登途蓋為依近京輦以死報國之計也再上疏辭  
職兼言羣小輩打破壞亂之狀又以病者勿厭苦

口之藥以或真元之來復懇懇為喻 批曰省疏  
具悉卿懇以病為喻誠極剴切必待良手時日其  
亟如欲遂巡豈所仔於平昔茲須勿更辭即為入  
來膺命

丁卯三上疏辭職

時先生留西江數日痢崇添劇王人來傳 聖諭  
猶能起坐正衣冠俯伏而聽之門人李載允尹兢  
周來候言于永祚曰先生患勢慮在朝夕須陪還  
羨陰字載家幾日服藥為還鄉調理可也遂即日發  
行抵羨陰過數宵直向抱川舊宅上疏畧曰當此

百恠並出國命如縷之時 陛下所以宵旰憂慮  
錦玉靡安者當無所不至矣以臣分義道理若疾  
病幸至未劇則固當承命進陛一瞻 天顏兼求  
聖筭所定者而病勢如右未畢鑄職之請而遽歸  
窮山秋聲裂壑增悼歎夫人生大恩惟君與親  
今臣親不在而所當盡心者 陛下而已目見  
陛下之勢如彼其危急孤單日為鬼魅妖邪之所  
迫脅困難而臣未能出一力發一謀以為救援保  
護之道人理蔑矣臣分虧矣負罪會恨死難閉目  
惟是職名未通不可帶以入地強此收拾精神更



續 聰聽伏乞 陛下憐察而亟賜鑄改伴臣得  
以安意就盡焉 批曰省疏具悉卿懇時虞方棘  
急須學術以濟之吁辭必不聽許无妄之崇亦當  
勿藥待病稍可即圖上來事遣地方官傳諭

九月

丙子

壬午

上下別諭敦石

詔曰朕之授卿以贊襄之任豈徒然哉世級日降  
國步多艱非有宿德蓋臣左右庶濟曷有挽回而  
維持之乎卿之清名直節朕之傾嚮厥維久矣前  
後敦勉不啻懇擊而卿乃一味言病夫幼學壯行  
將欲何為而越視時艱固守東岡有若巖阿高蹈

之士乎決非中行之道也聞卿方在郊畿宿病已  
痊其即趣駕造朝以副朕側席之望紓朕宵旰之  
憂事遣地方官傳諭

戊戌四上疏辭職

疏略曰臣之病勢漸到十分地頭舊病新崇互發  
交攻食飲專廢氣息如縷人之有為恃志與氣耳  
今氣已漸盡志何能獨存此臣不能進者然矣而  
又有不可進之義大於臣之病者即剃髮之事是  
也寧存髮而死不去髮而生寧為華為人而亾不  
為夷為獸而存此臣平日所執之意已有所仰陳

於丙申疏中矣今朝廷劓人民亦劓以此時召臣  
將欲安用之乎臣不幸生到今日忍見先王之臣  
民化爲鬼獸之形心摧膽裂恨不即滅尚豈可褻  
裳揭脚以涉其流而從其波乎此臣不可進之義  
大於臣之病者也 批曰省疏具悉卿懇經術之  
蘊抱操執之精確所以待之者不徒今此一諭矣  
且言之是而亦當其時艱虞轉劇企仔愈切其勿  
煩辭卽爲上來事遣地方官傳諭

十一月<sup>乙巳</sup>發赴 召之行至小谷里

庚子 上遣秘書卽傳敦諭

詔曰聞卿方戾止在門外渴想之餘庶可以欣豁  
顧今騷訛之脅動艱虞之轉劇汲汲若不保朝夕  
復不宜逡巡是知卿寒程驅頓稍俟休憊而側席  
之思晷刻爲急卽爲入來

十二月<sup>乙丙</sup>入對漱王軒兼進五條袖劄

上命進前 上曰意謂卿卽早早上來矣今始入  
來乎先生曰臣八月自鄉離發中路以病委頓數  
朔近稍回甦僅爲入來矣仍奏曰臣通籍五十年  
匪分之職濫躋正卿之列而尚未識 天顏古人  
初登天陛有仰瞻天顏之請者臣亦願舉首矣

上曰仰瞻之先生曰臣於癸酉丙子妄陳狂瞽之  
說至被嶺海之典特蒙 陛下再造之恩生還故  
土臣一毛一髮莫非 聖明之攸賜也自後國家  
之變故重疊 陛下屢遭千古所未有之厄而臣  
未能出一氣力為消埃之報臣之不忠實國人之  
所共知也今臣犬馬之齒已踰七旬百病侵凌餘  
日無多 陛下未知臣無用辱降 召命禮遇隆  
摯抑 陛下何所取於臣而有此非常之恩數乎  
臣本蔑學且生長鄉曲所聞見只臣祖與父之遺  
訓何足啓沃於 聖心哉臣之愚昧之見已悉於

戊戌疏中而未蒙採納臣之今行豈敢期採納所  
言亦豈敢望生還故土乎今日國勢岌岌迫於朝  
夕 陛下如有翁受之聖意臣敢盡言無諱矣  
上曰卿本強直故不符於人朕所已知且年前疏  
辭雖多逆耳朕心則知其可而或礙於時勢有難  
變通矣然今此艱虞之劇待卿在濟之策故茲特  
召之惟卿嘉猷嘉謨豈不採納乎先生曰臣言辭  
陋拙謹具一劄庸備 乙覽仍跪進袖中劄子曰  
如蒙採用則實 宗社之幸也秘書丞李明翔讀  
劄訖先生曰陛下試觀今之事勢以為將興乎

抑以為將喪亂之時乎 上曰果喪亂之時也先生曰 陛下如知為喪亂之時則知所以致喪亂之由乎只以今日民會言之挾恃強隣敢肆兇暴其罪固不容誅然民心即天心也民心渙散如此則天心從亦可知豈 陛下事天之誠或有未盡歟抑有司之臣不能對揚 聖德而然歟 上曰朕則自謂盡誠事天而天道之不應如是此朕之不明不能董率臣工之所致也先生曰今日民心溲散皆由乙未以後無復讎之志無復讐之政故也如有復讐之志復讎之政則民心自固宜無今

日暴亂矣臣近日屢伏見 詔勅下者哀痛之旨溢於辭表王言如綸而未見實澤之下究此曷故也此 陛下徒事文具不以實心行實政之故也 臣聞 陛下不行 太廟展謁禮久矣請亟動駕展謁 太廟御望廟樓召會民使各俯伏于 廟門外降哀痛 詔引咎責躬如成湯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之意然後招入其為首者數人親加曉諭擇其言之可用者實施之而使各散歸則此亦化育中物豈有終始拒逆之理乎 上曰 孝惠殿練祀前展謁 太廟拘衣禮制矣先生曰如此則

臣恐陛下終無展謁太廟之日矣上曰何謂也先生曰聞陛下多拘忌故云矣上曰朕安有拘忌乎况祖宗妥靈之地而豈有拘忌之理乎先生曰臣聞自日本司令部有所告示者凡境內警察集皆自擔云然則我國之警廳法部皆為無用矣噫誰知五百年宗社三千里疆土一朝為日本所亡乎然人必自悔而後人悔之豈專歸咎於彼乎自乙未大變以來我君臣上下若能小知復讐之不可不為而加憤勵焉則今日之國勢庶不至於此矣今舉國臣民皆為俘虜魚肉之

慘而莫之救嗚呼天乎時乎思之到此只有溘然無生之願而已因放聲痛哭又奏曰今則國將亡矣雖有良策將安所施乎雖然與其坐而待亡孰若幡然一悟小試當藥而更待天命乎臣之袖劄五條俱為今日急務也而非有關於外人不求助於政府皆在陛下轉移宣行之間伏望亟降處分上覽劄畢仍教曰哲廟憲廟未行追尊亦據古禮周公追王文王季太王而不及衛尊矣周公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故太廟皆用天子之禮矣文廟之祝稱敬祭者亦載大明輯禮矣

廟主不書 大明賜謚亦有參酌者矣至若景  
孝殿 洪陵饋奠則春秋之義君讐未復則不書  
葬今雖 因山與不葬同故依葬前禮尚行饋奠  
純明妃服制則端懿嬪喪禮攸昭顯時禮而行之  
矣考諸大明典禮則懿文太子莊敬太子禮制有  
已行之例故據此行之俱有載冊在此矣先生曰  
陛下豈無攷據而行之哉然不是不刊之典臣所  
奏者經禮也伏乞採納焉 上曰此非猝乍間斷  
行者第當商量矣是時 上常以日出後就寢午  
後起寢百度廢弛先生以夙興夜寐奮發淬礪之

意終又反覆陳勉而退 上仍賜食又使掖隸扶  
護降階焉○時倭賊誘引我國東匪餘黨使之薙  
髮爲其佞鬼名曰一進會在在嘯聚詬罵 君上  
凌辱宰相氣焰日熾中外惴惴先生進劄首言其  
犯上不道之罪以爲彼所謂民會者聚衆不平之  
徒糾結醞釀已非一日而外挾勢於強鄰內藉端  
於朝廷不有君父之嚴命不有政府之大官擅奪  
罪囚恣口詬詈甚至有闕門會哭之變噫紀綱絕  
矣名分亾矣國何以為國人何以為人哉斯民也  
是皆先王覆育之赤子禮義之遺黎初非有樂禍

喜亂之性者也亦非無尊君愛上之心者也胡乃一朝易性換心至於此極也嗚呼此豈可不為寒心而痛哭者哉雖然此衆民者之罪固無可言而尚未聞 陛下之如何修省政府之如何變動臣固仰 陛下臨急整暇之盛德弘量而臣實未知今日所恃者果在何處乎欲恃天乎則民心即天心民心已如此天心亦可知矣欲恃政府乎則今之政府正彼之所讎視者也蓋彼亂民之徒悖則悖矣逆則逆矣論其罪狀當誅何疑然獨不思乎政府所以自為者有以所召之乎 陛下試思之

近日居政府者果皆何如入耶縱未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如諸葛亮者猶有能心存國家與君同休戚者乎縱未有面折廷爭補過拾遺如汲黯者猶有能不為巧言佞色以逢迎人主者乎縱未有宦官宮妾不知姓名如王素所言者猶有能粗守雅操謹身知耻者乎縱言不如此則必皆貪權樂勢諂諛姦詐之徒耳必皆蠹國害民謀利聚貨之徒耳必皆棄禮義捐廉恥患得患失之徒耳必皆販君賣國為賊佞鬼之徒耳如此之類盤據進退數十餘年然則國何以不病民何以不疲人心何

以不離散而禍亂何以不存至乎然設高不遇雉之災則不能致嘉靖邦國之効周宣不遭共和之亂則不能致周室中興之美句踐不遇會稽之恥則不能成沼吳之功燕昭不遇子噲之變則不能成報齊之績蓋多亂所以興邦亂極所以思治也 陛下固知今日事勢之無可奈何矣然其變移轉動之機猶在乎 陛下之一心耳 陛下料今臣下之得罪最重為民所切齒腐心者誰其甚者政令之為時巨弊使民疾首蹙額者誰其甚者臣誠愚昧固陋不可枚舉而歷言之然其在官貪

鄙循私滅公締結無賴之輩以賄賂挾雜者則可誅為觀察守宰貪饕剝割以魚肉生民者則可誅專事聚斂損下益上以斂民怨而歸之上者則可誅挾邪術左道以惑君上者則可誅挾敵國外人以脅君父者則可誅或為契券或為條約以國權土地與人者則可誅滅棄綱常數敗彝倫言必毀聖人者則可誅厭薄古道樂慕外俗好新異而尚奇巧者則又可誅也又言擇賢才以任政府禁聚斂以保百姓興學校以養人才修信義以交隣國正邦禮以救末失凡五事而邦禮之失即 宗廟



位版 有明賜謚之削去也追尊四世時 眞廟  
憲廟 哲廟之闕而不舉也 景孝殿及 洪陵  
饋奠之不撤也 純明妃喪臣民服制之亦以墓  
年也文廟祝式不書 御諱也終又以正心二字  
爲興衰撥亂之要法前後凡屢萬言  
待命于布德門外香祝課

先生一辭 天陛義不可悻悻而歸遂退伏香室  
夾房以俟一言之或蒙採納而 上終斬俞音時  
搢紳章甫之逐日來謁者甚衆都下人民亦莫不  
延頸顙祝先生之言之實施矣○或者以爲當今

國事之痼弊有非一朝一夕所可矯捩先生須受  
勅行公積以歲月期於 聖心之稍稍回悟可也  
且旣已入城則肅拜 靈壽閣叅名耆老社義無  
不可先生曰此所謂枉尺直尋之論也且當危急  
之日奚暇入耆社爲一己之榮哉

壬子上疏陳情

疏略曰臣伏念 陛下自今年六月以後特用殊  
禮以召臣在猷畝之中者豈嘗欲一見其面而止  
哉蓋意其有一得之愚可以裨補國家耳今臣待  
命 關外已六日矣使臣言善也其採而用之當

不俟終日矣如其不善也其斥而罪之亦當無所  
惜也善而不採不善而不斥是 陛下且以臣爲  
戲也臣雖無狀亦知羞耻何 陛下輕視臣下至  
此也且臣所言諸條雖不足繫於 聖心然其在  
目下切急之務亦不無少補而行之又無所甚難  
矣設使有難行者 陛下心中去一私字而沛然  
行其所無事矣 陛下心中之私與 陛下所居  
之位所臨之國其輕重何如也且臣未知今日是  
何等日也外人之侵侮凌踏猶屬歇后而至於國  
內警察之擔任則上無朝廷矣下無人民矣如此

而 陛下猶不能奮發惕厲朝廷猶不能洗滌振  
刷五百年 宗廟三千里疆土生靈將付於何地  
乎臣言念及此痛哭欲死遂至在大發狂疾而靡  
所止也臣既膺 命於屢召之下而至矣言而不  
見施則亦當受罪而去矣豈有俛首他視只以一  
賜對為榮而退哉伏乞 陛下亟下雷霆之威治  
臣狂妄之罪以爲人臣者戒焉 批曰省疏具悉  
卿懇言皆切實未始不警省而翁受今日國勢  
之不振如久痼之病可期月而療有非可以一丸  
藥蘇完於一日方言之而求其效其或未之熟思

於時措也念茲艱虞懋乃協贊共濟國事事遣府  
即傳諭

戊辰再疏陳不可去之義兼言借款日貨依附外國  
之非

時 上問先生之久伏 關外連遣侍臣及掖隸  
諭以退竅私第而先生采積誠意堅執不退蓋蓋  
子所謂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之意也至是又上  
疏略曰伏覩今日國家事勢臣捨 陛下而將安  
往亦以言乎 陛下之左右則諂諛巧佞之徒厭  
然媚於前而潛懷欺慢之心百方為販君賣國之

事矣以言乎 陛下之朝廷則其小人者固皆內  
結姦細外挾強敵以為盜權取祿之計矣其稍存  
體面者又皆惜身避事累然却後舉懷吾君不能  
之心矣以言乎 陛下之百姓則樂禍思亂之類  
騷然橫於塗而敢肆罔測之言不悼為引寇導賊  
之俟矣以言乎 陛下之鄰國則狐媚狙詐敗盟  
負約專行并吞之術而自攬政法之權繫我手足  
籍我口舌不知又做出何樣禍變矣嗚呼主孤如  
此國危如此臣縱不能碎首刎頸以報 陛下於  
萬一寧安忍捨 陛下而去哉抑 陛下既以此

時召臣寧復以此時遣臣哉蓋自古失國者有為  
權臣僭竊而失者矣有與敵國戰不勝而失者矣  
未聞有以言語文字作契券成條約舉全國與賊  
而不交一兵不發一矢而失者矣又曰以近日貨  
幣矯正事言之矯之誠是矣第未知矯之將如何  
也若必先借款於外國則必當有典物矣有典物  
則必當以土地矣以土地則 陛下受 先王疆  
土人民之託乃欲一朝舉以與人耶且臣未知借  
款將用於何處乎不問多少借款之日即無國之  
秋也比聞此約已成臣於此尤不勝哀痛之極也

然幸而姑未借來則臣願即繳還其契券節財儉  
用徐俟國力稍紓然後議之可也彼若以敗約責  
我則雖空徵數月之息寧不念於割肉而充腹者  
乎然苟求此禍敗之由皆依附二字為之祟也臣  
願自 聖心先斷依附他國之根株確立 聖志  
不撓不屈寧自主而亡不依附而存凡羣臣之中  
依附外國者並皆肆諸市朝以號令一國然後務  
勤內修之方亟圖自強之策一如臣前劄所言者  
心心念念惟在夜安民而保國則彼雖無義亦當  
畏天下之公議而不敢遂吞我矣此臣之日夜伏

地庶幾望於 聖明者也 批曰省疏具悉卿懇  
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亦以時也前此所奏非不體  
念惟其可行而行之矣卿之衰瘵有未可強策即  
為還第調理事遣府即傳諭

已已封還 批旨

封章後翌日 批旨始下先生承 批以為老臣  
之前後進言非出於不得已而自 上野答不  
啻聽之藐藐若只以承順為恭則雖有嘉謨良策  
將焉用哉遂用古人封還詔書之例還納 批旨  
壬申三上疏待罪

疏畧曰臣於日昨陳疏冒言不可去之義而尾陳  
借款之必凶國依外之必取禍言雖狂妄理實白  
直庶幾 陛下之感悟而朝廷之警省也及伏承  
批旨下者則不過是文具例式而似不全省疏意  
者臣尚感憂歎竊計以為出納之官政府之臣能  
使少知事君之義則固當覆逆繳納使王言一出  
於誠實而不示臣下以厭言自是訕訕之色可也  
乃熟視無一言至使臣作為恠舉不受 批旨而  
亦不能聲罪致討以少扶國綱於此而可見朝廷  
紊亂之一端而今日禍敗之所由至也仍請被不

從命之罪以為人臣之戒 上批曰省疏具悉卿  
懇卿之所陳無非忠愛之至朕豈不體念而行之  
然不無商量者存至於貨幣矯正自政府妥宜措  
處矣卿其諒之退候私第事遣府郎傳諭

弘文學士南廷哲上疏請用先生之言

疏略曰竊伏見 陛下在贊政臣崔益鉉致敬盡  
禮引而接之於筵席之上此蓋盛世之事而於今  
有之臣庶聳動欣欣然有望治之心然 陛下所  
以召致崔益鉉者豈不欲進其身而用其言乎夫  
既進之矣夫既言之矣而側聽屢日未聞有採用

之舉將使天下後世謂益鉉為有直諫之誠請  
陛下為無虛受之實臣竊惜之雖昇平無事之日  
尚不可以虛禮縻賢文具求言况凜凜然將危將  
亡如今日者乎孔子曰悅而不繹繹而不改吾末  
如之何學者之為學猶尚如此况帝王之治天下  
乎 陛下何不以此益鉉所陳劄疏下諸政府一付  
之公議使之爛商奏稟而 陛下躬親裁之擇其  
可行而行之不可行者而置之將見 陛下轉圜  
之舉與日月同其光明翕受之量與河海同其深  
廣轉危為安傾否為泰之機實在於此 陛下何

憚而不為乎雖其所言諸條之中或有一二未繫  
於 聖心中中於時宜而事係礙難禮涉慎重不  
可遽爾議及者其志則未嘗不忠其言則未嘗不  
直亦且容之以示 陛下恢弘之度尤豈不為聖  
德之光乎聞益鉉以年老篤病之人屏伏 闕下  
寒處冷食者已多日以死自居期期不退此亦古  
人尸諫之義也萬一言未及採而使益鉉遽先朝  
露其為 聖朝之累當何如哉臣於益鉉於四十  
年前雖不無稠廣一面而未嘗有生平之契過從  
之歡今此所言非敢一毫為益鉉地也斷斷為

陛下地也為天下國家地也伏乞 皇上淵然三  
思亟降處分容受直言而斷行之實 宗社萬世  
之幸也時趙公秉鏞金公鶴鎮亦上疏言之不報  
○先生近一朔寒處冷食晝則酬應甚煩夜則耿  
耿不寐披閱九經行義及周易等書子姪及門人  
安彌獲崔鳳韶蔡相息崔銓九尹恒植李承會等  
始終侍側族孫萬植宗人孝碩嶺南人李承遠左  
右服勞至此歲色垂盡且北風雨雪氣像愁慘先  
生自不禁百感交集除夕有詩一絕曰歲暮三韓  
國音 王自聖明孤臣偏被眷積罪至今生

乙巳

先生七十歲

正月

甲戌 還納

賜送錢米

上念先生之經歲旅次飢寒到極 命會計院特下三萬錢三石米以補客費先生再三固辭而還納焉

丁亥除京畿道觀察使

已亥上疏辭職兼陳所懷

疏略曰嗚呼臣向伏承退去之 命令近一月矣 臣非不知 陛下待臣之薄厭臣之甚然臣猶不能決然退去徯徨躑躅在歧路之間者豈有他哉

誠望 聖心之萬一回悟而庶幾復見天日之明矣迺伏見近日陛下 恩命以臣為京畿觀察使者臣於是乎益見 陛下無意於國家之興亡不容臣一个也雖然以 陛下始初召臣之勤望臣之厚而觀今日之所為似不全出 陛下之本意而必有宵小輩之讒言使 陛下過疑于臣也臣雖無狀豈忍以將死之年利一觀察使而來哉夫入君以雷霆之威秉萬斤之勢臣下有罪誅之可也賜之死可也竄逐之可也未聞以利誘之而使去之也 陛下何不諒臣至此之甚也且臣前後



所陳雖無倫脊反以察之非全無一言可採者矣  
只以賢邪進退一事言之販君賣國之賊依舊盤  
據於陛下之朝廷聚斂貪虐之賊依舊出入於  
陛下之左右姦佞諂邪之賊依舊濁亂於陛下  
之政令而陛下一向不察信任庇護上以失皇  
天眷顧之心下以失萬民愛戴之意使先王神  
靈有殄享之悲而四方百姓興曷嗟之歎陛下  
獨不見自古人君之惑於小人以自亾其國及其  
朮為匹夫而不可得然後悔之已無可及者乎况  
今強敵在傍嗜舌如箕不知何樣變故起於一朝

而至為不忍言不忍聞之凶說以載於所謂新報  
之中臣一聞其語骨驚膽掉直欲一劍自刺而無  
生於世也誠能發自聖衷大加奮勵持一環刀  
斫繁起立先取賣國亂政之五六賊臣磔之於市  
又取左右所列珍玩奇物盡行撞破示天下無私  
然後凡姦細佞行之徒各以其罪誅竄之進一國  
老成有德望者置諸政府之首次擢賢才列于庶  
位使之專任責成凡政令之病國害民者一一除  
罷夜以繼晝務行善政有雷厲風飛之勇而無因  
循姑息之弊則不過朞月之內整頓得五六分可

使民心復回而天意重得矣如此而彼鄰國者猶行併吞之術而必欲逞惡則我固與天下列邦證約立盟通用公法矣豈不能移照各國會合談辨以正天下之公論乎若我自無為依舊是沁沁泄泄之態則彼隣敵者固視我如囊中物矣雖列邦者亦當以為應然而無所發公憤矣天下豈有為善而亾其國者乎嗚呼臣非不知 陛下大厭臣言欲遂緘口而速去矣然臣一息未泯不忍忘君耳目所觸性情所激又不忍不言若夫觀察之任更在朝廷擇而授之臣不必煩言而辭矣

二月

甲辰

巳酉被逮於倭賊長谷川好道拘於其司

部

先生自承畿察之命為就靜治疏之計移定舍館于錫洞萬植家而疏辭中請斬賣國亂政之五六賊臣者實大禍立至之根柢也是日早朝日兵九名突入舍館其中所謂隊官者向先生問曰崔判書大監乎先生曰然隊官上名帖脫帽禮曰吾司令官有質問事暫邀大監矣先生曰司令官非長谷川乎日兵曰然先生曰長谷川欲見我則渠當自來何敢召我乎爾等速去偕長谷川來日兵

曰大監果不往乎先生厲聲叱曰吾即不去汝將何爲吾乃我國之大官也豈爲汝招而往乎爾等速去必捉林權助長谷川來因再三叱促曰所謂林權助長谷川捉來耶否耶日兵等相顧而笑謂在傍者曰大監老矣而然耶抑素性然耶遂拔劍環立把持左右袖曰大監去乎否乎先生叱曰汝雖無禮焉敢把吾袖乎於是門人侍者知終不免謂隊官曰大監尚未盥洗且未食飲少竦之隊官許之既入房內收取行裝文書而出侍者進水先生盥櫛正衣冠已而食進先生飲食如常顧謂左

右曰此非林權助長谷川所爲皆我國五六賊之指嗾也吾年將八旬恨無死所矣今日當與長谷川林權助決死生矣遂命進轎而出至明洞日本憲兵隊即我舊掌樂院也時人皆畏縮散避惟子姪及門人崔銓九等陪從皆被阻不得入惟永祚隨入置轎於階下日兵扶掖而出擁入堂上坐未定先生問曰孰是長谷川乎有一會納其刺紙乃憲兵隊長高山逸明也先生擲其紙於地曰招我者林權助長谷川也何不來現使汝小會問我乎高山曰我亦官人也公何爾汝我乎先生曰汝

輩乃大疑不若者顧不可爾汝汝乎高山不答更詰問曰聞公近引清國遠引俄法以倡弁日之論若然則有關於兩國交誼者不少此吾司令官所以問公也先生厲聲叱曰倭洋一也丙寅之亂非洋而何甲申之變非倭而何弁倭所以作洋也丙子納爾時獨上疏斥和者是我也俄法皆非洋乎我則但知有我大韓而已汝日本吾所不知更焉知俄法乎且爾安敢言交誼二字乎乙未弒母之變乃我韓臣子萬世必報之讐而三浦及吉濟範來逋逃之逆尚保首領于爾國且以近日爾輩

所爲者言之詭詐百端專行并吞之術爾安敢言交誼二字乎我韓三千里之民凡有義性者孰不忿疾于爾思一踏平爾國也但我朝廷無人故爾敢恣行而無忌懼爾然爾若殺我則已我生則爾輩不能逞凶計也時先生聲氣俱厲屋瓦皆震高山遂避入西邊室顧我巡檢之在傍者舉大拇指曰大韓人中此也使爾倭欲扶而去先生又厲聲曰林權助長谷川兩廝何不招來而使我安去耶我旣被爾捕虜而來則亦不當生離此地何不速喚林權助長谷川來耶高山大怒喚先生長子永

祥使之扶出先生坐如故而罵不絕聲高山亦知其不屈乃令其憲兵扶掖乘轎拘于南門內司令部卽我故宣惠廳西廊也已而聞金判書鶴鎮及許叅贊薦永皆被逮而入拘于各室使不得相見是夜子姪及從者數十人皆露處于司令部門前毛屢都家

辛亥出司令部押還抱川鄉第

前日夕高山逸明送日兵邀請先生長子永祚高山曰方今日俄相戰莫非爲大韓而大監疏中指日本爲敵故我林公使期欲雪憤至有鬱陵島逐

置之舉而司令官及其等力勸止之將以明日第一鐵路護送鄉第矣公意何如曰老親上疏後尚未承 批安得還第乎高山曰此則勿慮我公使陛見時當稟達下批矣須明日早發也曰老人氣眩不能乘車雖無眩氣亦不欲乘車矣高山曰然則往抱川可乎蓋高山先探抱川定山洞名里數故也是日朝子姪賓客皆待于司令部門外而日憲兵六人擁轎而出至磚石峴停轎子姪賓客始得拜謁先生氣貌如常顧謂左右曰彼欲擁我何往耶永祚永島進曰往抱川也先生笑曰彼輩亦

憇費心美也今朝促我盥洗擁我乘轎意謂將移  
于別處矣乃徃抱川耶

戊午入京庚申出西江治疏

先生再入京師本非所欲而向既被押而還則義  
不可泯默且發向定山不可無一疏告歸而城裏  
則賓客熱鬧無暇操筆遂出城外為封章渡江之  
計疏畧曰臣妄論時事大為日人恥忤拘執數日  
不幸不死至被押逐辱國辱身伏念臣雖草芥以  
爵則一國之重臣也以齒則耆社之老物也設使  
所言有忤于彼渠固當直之以理不當肆其威福

以失隣國之體也今乃不有其爵不有其老恣其  
腦臆擅自操縱無禮無義真夷狄之無責者夫何  
足云但以我堂堂大韓土地非不廣矣人民非不  
衆矣強仁行善非不足以自大矣守信明義非不  
足以自立矣乃萎靡卑弱自失主權使彼輩之無  
忌憚至於如此國勢之可為痛哭者豈直此一事  
而已哉臣于彼于此雖欲死而皆不可得則從  
此當與陛下生死辭矣臣之朝夕殘喘更不能  
為陛下來矣伏乞陛下慎無以國家為戲亟  
取臣前後所陳者而留意焉勿使小人者專行剝

喪則 宗社之幸也生民之福也臣經過 闕下  
不忍便訣冒悚露章仰願苦衷嗚呼四十年君臣  
之義止於此而已矣

辛酉被逮於倭賊小山三已拘於其憲兵隊所

是日午後日憲兵二名又來傳其隊長小山三已  
之言劫先生往先生罵小山曰吾戴吾頭來任爾  
為之爾何多言小山使憲兵拘于明洞憲兵隊所  
蓋時輩偵探先生之治疏又嗾倭賊而有此舉也  
疏本亦未及登 徹

癸亥出憲兵隊所押還定山鄉第

前日夕小山三已遣人招先生長子永祚但問上  
疏與否及定山路程語以明朝押送之意是日曉  
頭日兵二名保護先生出南門外乘之輪車李承  
旨載及諸士友並流涕告別午抵全義芳耳洞  
宿女婿任進士明宰家翌日還第○先生在囚吟  
一絕曰萬事曾聞有志成跨年 闕下置身輕寸  
丹求效倖先及更作何辭答 聖明  
長子永祚與門人曾在學繪藏先生像

前此所繪有數三本而皆失真未愜意永祚與曹  
在學議方改繪全州人蔡龍臣以畫名適宰定山

遂使門人趙泳善往邀寫出二本一本藏于家一本趙泳善奉去其後又移模二本一本奉于泰仁泰山祠一本門人吳鳳泳奉去

十一月

庚午

壬申上疏請討丑賊

前月二十一日倭賊伊藤博文構成五條新約威脅朝廷賊臣朴齊純李址鎔李根澤李完用權重顯輩調印擅許而綴旒之國脈至此絕矣時永祚方為顯寢郎棄官而歸告其事先生不勝憤痛即陳請討之章略曰當初彼使既為此新約成立而來則我政府必無不知之理矣既知之而不能

通諭一國示民以必死之義乃設會議之席於半夜人不知之時觀其舉措賣國之事已七八分成了矣至臨議席而陛下雖被困迫而能一震天威如孫討虜之斫案叅政及諸大臣能拚死痛斥如先正金尚憲之裂書而頭可得約不可得則彼雖列兵勒迫當奈我何哉且况有各館耳目之傍觀我國人士之奮起則彼又豈可盡行屠戮乎設使彼不自戢凶虐敢以大砲從事與其屈首下心蒙恥受汗而亾曷若一奮氣力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如此地王謀之言乎顧乃計不先定



端惴慄慄雖有 陛下之不允而終未免柔懦異  
劣之態雖有叅政之固拒而僅亦不書可字而已  
此倭賊所以敢於勒迫而齊純諸逆所以敢於擅  
許也然則若齊純以下諸逆者素以倭賊之伎鬼  
以賣國為伎倆無忌無憚恬不為恠此固萬剛凌  
遲而猶有餘罪者也至韓圭島身為政府之長官  
既不能慮事於始而又不能正其下亦惡得免弱  
職之罪乎且彼倭賊者恃其稍強氣驕志溢以劫  
鄰構怨為能事以敗盟壞約為長技不念同文之  
大義不顧各國之公論專欲吞噬恣行無懼世若

有桓文之君若此者豈肯捨而不殪殄滅之耶迨  
此君位猶未替人民猶未亡各國公使猶未還之  
時而契約之書幸而不出於 陛下之準許叅政  
之認可則彼之所恃者特不過逆臣輩勒調之虛  
約也宜先亟取齊純以下五逆之首正其賣國之  
罪擇建外部之官飛照日館繳滅其要盟非盟之  
偽契又急通照于各國使館大同會辦聲明日本  
恃強劫弱之罪如是而 陛下之心事人民之情  
願可以布昭于天下各國使天下各國之人亦知  
我君民之本心而奮發振起之功可以轉亡為存

田死爲生矣今若一直畏縮而已則所畏者亡耳  
今旣亡矣復有何畏悼者也假令因此而增彼之  
怒 陛下獨不聞 大明毅宗殉社之義乎伏乞  
陛下勿以臣將死之言而忽棄之亟行臣討國賊  
繳僞約之請俾國家亡而復存焉 批曰省疏具  
悉卿懇以卿憂憤之忱固知有是言亦自有斟酌量  
者存見大臣聯疏之批庶可以諒會事遣地方官  
傳諭

癸未再上疏申前請

時輔國閔公泳煥以討逆之義率百官庭請幾日

不得意退而自刎原任大臣趙公秉世自加平上  
來請對陳劄亦退旅館飲藥殉節洪叅判萬植飲  
藥自斃柁驪州之鄉筭主事李相哲兵丁金奉學  
亦皆自決於是搢紳章甫市井商旅莫不隕心挺  
腦欲食五賊之肉而五賊挾倭作威 主上亦莫  
能制矣先生日夜憤鬱按住不得至於却食添病  
而惟以赴死 闕下爲義促治行具時倭賊慮先  
生復上京頻來偵探一日先生欲啓駕裝旣嚴倭  
兵四名突入問曰大監將安往乎先生叱曰吾之  
行止汝問何爲倭曰大監尚在監禁未解中不可

任意出入也先生度不得上京遂再上疏申前請  
上終不答

庚寅行長孫元植冠禮

元植三歲失乳先生竭力撫養誠心教導至是先  
生不安於家期欲有爭乃已而猶曰冠禮所以重  
成人之始雖當倉皇急遽之中安可草草放過遂  
迎宋秉濟為賓備禮行之

為文布告八道士民

先生以為今日人心熇毒宴安雖死在目前而猶  
懷燕雀處堂之思遂痛說國家人民將亡之狀亂

賊夷虜交蝕之罪為數千言又尾附討殺逆賊勿  
納結稅勿乘輪車勿用彼物等數條冀或洗心省  
悟奮發有為而中外泄泄不啻歸於紙上空言其  
甚者至或有發告傳布之人俾受困辱焉

十二月

癸亥

與同志諸士友會講于魯城闕里祠

為文告先聖又有誓告條約

申明菴挾時在闕里祠掌教授常欲一邀先生設  
講會者久矣至是鄭艾山載圭聞國變與其知舊  
十餘人千里爨足來謁先生為同去就共死生之  
計先生以為若設闕里之會則必有遠近多士之

叔議而庶或有衆心成城之望遂冒雪登程剖水  
渡江備經艱險得抵闕里會者殆數百人講畢爲  
文略叙今日痛迫之情告聖像又以扶吾道保華  
脈衛宗國絕讎敵等事著為數三條以告會員以  
正月二十二日齊會振威拚死叫 閣之意立約  
而歸倭賊探知其機置兵柵振威以過之

勉菴先生文集附錄卷之三

勉菴先生文集附錄卷之四

年譜

丙午

先生七十四歲

二月<sup>戊戌</sup>辭家廟訣家人駕向湖南為倡義之計  
昨冬國變以後先生既為倭賊所沮未得上京既  
而聞淵齋宋公殉義之報設位痛哭曰諸公之扶  
植人紀誠為國之光然人人徒死賴誰興復其未  
死者政宜并心合力汲汲如救焚拯溺不可一刻  
安於社席也於是遂決舉義之策致書于李判書  
容元金判書鶴鎮李觀察道宰李叅判聖烈李叅

判南桂郭倪字鍾錫田良齋愚勗以同赴國難而皆不相應先生歎曰無可與計事者人心如此真所謂我瞻四方蹙蹙靡盬也高石鎮告曰泰仁人林炳瓚曾於甲午有討匪功忠義可仗此入可與共議也先生即遣門人崔濟學致書諭意炳瓚上書願從湖西士人安炳瓚來告曰湖右儒紳行將舉義咸願推先生為盟主請即啓駕先生許之已而聞閔叅判宗植已建旗洪州止曰已有主者吾不必往矣今我士卒不鍊兵器不利必得各道各郡并勢同聲然後事可有濟吾當南下警動嶺

湖與湖西相為倚援不亦可乎適郭漢一南奎振共杖劍來謁先生謂漢一曰湖西事吾託於君矣君與南奎振共勵眾志剋日興師與嶺湖為犄角之勢若不如意君遂南下與我同事可也遂刻姓名圖署以賜之凡號召四方命令軍中皆用之又以檄文及尊攘討復旗號付之漢一奎振遂自往舉事

後漢一與閔叅判合勢於洪州頗有斬獲功

再舉不果與閔叅判同被執竄於智島南奎振拘馬島後皆放還於是先生又致書

于門人李載允使之入北請援于門人吳在烈使之收拾士卒器械守雲峰以待命令遂與崔濟學

發行渡林川南塘津到泰仁鍾石山館林炳瓚所  
炳瓚方稅母服居廬先生命炳瓚墨衰從戎凡募  
軍峙糧鍊兵之事皆委焉○或問先生此舉果能  
有成乎先生曰吾亦知其不能成然國家養士五  
百年無一人能出氣力以討復焉義者不亦恥乎  
吾雖年近八耄當盡臣子之職而已死生非所深  
較也○柳毅菴麟錫遺其門人李正圭上書問處  
義之方先生答書以南北相應并力討賊之意門  
人曹在學李養浩自嶺南來謁先生並命還嶺諭  
以激勵士民俾相應援又致書于嶺右各處時先

生留鎮安村舍所居屋上有白氣亘天者再人皆  
異之

閏四月<sup>丁卯</sup>已卯次于泰仁謁武城書院率諸生講會  
仍上疏舉義

疏略曰臣竊念古之人臣當國家將亾之時有去  
者焉商之微子是也有死者焉 皇明太學士范  
景文等四十餘人是也有志存復國舉義討賊必  
其志不遂然後死者漢之翟義宋之文天祥是也  
臣不幸生到今日目見此變既無可去之地與義  
則惟有詣 闕陳疏碎首自斃於 陛下之前而

已然明知 陛下之不能有所為則空言煩聒徒  
歸文具又見人心之猶不忘國家則自經溝瀆亦  
近徑情是以隱忍偷活與若干同志謀所以為瞿  
義文天祥之舉者于今四五朔矣但臣素無才智  
加以老病瀆死且於謀議之際形格勢禁者十每  
八九是以未免遷延坐失歲月今茲計畫稍定人  
士稍集乃於本月十三日遣前樂安郡守臣林炳  
瓚先達義旗獎勵同志次筭北上書招伊藤博文  
長谷川好道等諸倭會同各國公領事及我政府  
諸臣大開談辦繳收昨年十月勒約而銷滅之罷

還各部所有顧問官諸凡侵奪我國權虐害我生  
民之前後勒約一付萬國公論可去者去之可改  
者改之必使國家不失自主之權生民得免魚肉  
之禍則臣之願也固非欲不量力不度勢擅動民  
衆以與強虜爭一朝之命於衆寡不敵之地也然  
若天不悔禍此志未遂而遽遭彼蹂躪之禍臣亦  
當甘心受死為厲為鬼以期掃清讎虜不與彼共  
息於覆載之間也若夫我人之樂為彼奴讐視大  
義爭相加以以逆徒之稱而訾噉之者臣固不暇  
恤也○先生南下以書通告于嶺湖諸處使各赴

會議事而平日好為大談相與約束者亦皆畏避不肯來惟與門人十餘人日夜經營而已然器械糧餉一無備者林炳瓚欲待秋舉事先生曰吾年朝暮而國事日急直如此遲緩反不如奔闕致命之為愈也遂決意剋日舉事乃於是日至泰仁謁武城書院會諸生講畢先生中坐流涕而言曰倭賊竊國逆臣媒孽五百年宗社三千里疆土已至忽諸君父未免寓公之辱生民盡陷魚肉之慘余係舊臣誠不忍見宗社生民之禍至若如此將不量其力欲伸大義於天下成敗利鈍雖不

可逆觀然苟我一心為國見死不見生則神天所佑何遽無成諸君從我遊者能皆與我同生死否諸生皆曰諾先生曰為非常之事者必有非常之志且兵死地也不可易言諸君更加思量勿致後悔諸生齊聲曰敢不以死從命於是先生與會者八十餘人入校宮以將舉義討賊之由祭告先聖乃召郡中父老諭以大義郡中皆翕然響應興德士人高龍鎮石鎮 寧砲士姜鍾會等三十餘人以助軍勢遂行收兵于井邑淳昌谷城之間四五日之內遠近赴義者甚衆資糧器械亦略備乃命林



炳瓚金箕述柳種奎金在龜姜鍾會李東柱李容  
吉孫鍾弓鄭時海林相淳林炳仁宋允性林炳大  
李道淳崔鍾達辛仁朮分署諸任

馳檄于列郡

檄文曰亂賊之變何代無有孰如今日逆寇夷狄  
之禍何國不然孰如今日倭虜即當舉義不在多  
言惟我朝鮮箕聖舊疆堯封東蔽自 太祖以來  
列聖相繼尚孔子之道羣賢迭興君君臣臣彝倫  
敦敦尊尊貴貴禮文宣朗家仁義而戶孝悌莫非  
崇燭重道之心信甲冑而義干楯皆有親上死長

之志民俗皞皞無愧三代之隆文物彬彬久稱小  
華之美一自邪教入中國遂至四海腥羶獨有我  
邦處東隅得保片土乾淨可謂剝果不食謹料坤  
冰方堅惟以頭上一髻之存獨為天下眾矣之的  
噫彼日本之賊寔我百世之讐壬辰肆凶忍說  
二陵之禍丙子修好徒媒外夷之窺媿盟之血未  
乾脅迫之患旋至凌踏我 宮禁卵育我逋逃壞  
滅我倫常毀裂我冠冕賊弑我 國毋勒剝我  
天王奴隸我大官魚肉我衆庶掘毀我塚宅占奪  
我土田凡繫我民命之資孰非彼掌握之物此猶

未足去益生心嗚呼去十月之所為寔是前萬古  
之未有一夜間片紙勒印五百年 宗社遂亾天  
地之神為之震驚 祖宗之靈為之傷盡舉其國  
與離國之址鎔賊寶吾東萬世罔同仇弒其君犯  
人君之伊藤會宜天下列邦必共討世臣喬木正  
是子房報仇之時王室至親盍思北地背城之義  
秀實之笏宜擊朱泚之顏杲卿之緋詎榮祿山之  
賜遭變已為虜月致討胡無一人君亾臣豈能獨  
存國破民豈能獨保哀此堂上之雀類諸釜中之  
魚等是胥淪何不一戰且與其生為讐人之役曷

若乎死為忠義之魂蓋鉉年迫病深才微力薄寸  
丹未効縱有俘獲之羞一息尚存難忘報復之意  
雖然大厦傾圮豈獨木之所支孟津奔頽非拳土  
之可塞入市右袒必有從於王孫舉兵西誅孰反  
攻於翟義凡我宗室大臣公卿文武士農工賈吏  
胥輿僮修我戈矛一乃心力殄滅逆黨食其肉而  
寢其皮殲剿讎夷絕其種而擣其穴無往不復措  
國勢於泰磐轉危為安拯人類於塗炭所恃師直  
毋畏敵勅敢茲輪馳勗共濟  
寄書日本政府數棄信背義十六罪

畧曰嗚呼忠國愛人曰性守信明義曰道人無此性則人必死國無此道則國必亡此不惟頑固老生之常談抑雖開化競爭之列國捨此恐亦無以自立於世界之間矣粵在丙子我大官申櫛尹滋承與貴國使臣黑田清隆井上馨會我江華府議約其第一款有曰朝鮮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平等之權嗣後欲表和親之實須以彼此同等之禮相待不可毫有侵越猜嫌宜先將從前為交情阻塞之患諸例規一切革除永遠信遵乙未清國使臣李鴻章與貴國使臣伊藤博文會于馬關議約

也其第一款有曰朝鮮獨立自主兩國認明不可毫有侵越貴明治三十七年日俄宣戰詔亦有韓清兩國維持平和之句又貴國對俄國違反國際公法通牒列國辨明書亦曰元來韓國獨立土地主權之保持者戰爭之目的又派遣使臣于歐西說明戰爭之起因亦曰鞏固韓國獨立由此觀之前後三十年之間凡貴國君臣所以信誓於蔽國聲明於天下者何嘗不以不侵我土地人民不害我獨立自主為擔負哉抑天下列國亦何嘗不以韓日兩國唇齒之邦而知其相保相持無相侵害

也哉然而貴國所以行凶施暴於敝國者則日甚  
月甚棄信背義無所不至向云朝鮮國獨立自主  
保有與日本平等之權者今焉奴隸我矣向也與  
俄相戰也為韓國獨立土地主權之鞏固矣今焉  
為韓國獨立土地主權之奪去矣向也為不相侵  
越猜嫌而信誓丁寧矣今焉專事侵奪起我二千  
萬人之讐心而皆使之坐不向東矣向也為條約  
之不須變革以為永遠信遵永遠相安之資矣今  
也變革條約不信遵不相安以欺天欺神而又欺  
天下列國矣請有以證之甲申竹添進一郎之亂

劫遷我 皇上殺戮我宰相其棄信背義之罪一  
也甲午大島圭介之亂焚掠我宮闈奪取我財物  
毀棄我典章文物名稱獨立我國而異日攘奪攫  
取之基實肇於此其棄信背義之罪二也乙未三  
浦梧樓之變殺我 母后為千萬古所無之逆而  
專事掩覆逋逃之賊曾不一個縛送其大逆無道  
非直棄信背義而已罪三也林權助及長谷川好  
道之來駐我國也其脅迫劫奪之爭指不勝擣而  
舉其最大者則各處鐵路之敷設而京義鐵路則  
初不知照恣意為之以至漁採蔘圃之利礦山航

海之權凡一國財源之所出之大者皆無遺奪去其棄信背義之罪四也稱以軍事上則強占土地侵虐人民掘墓毀宅者不知其數稱以勸告政府則持我人鄙陋悖禮之類強請授官賄賂公行醜聲狼藉其棄信背義之罪五也鐵道也地段也軍律也在用兵時則或可藉稱軍用而施之矣今用兵已休而鐵道焉不思還付地段焉依舊占奪軍律焉依舊施用其棄信背義之罪六也誘我賊子址鎔勒為議定書使我國權凌替而其中如大韓獨立及領土保全云者置而不論其棄信背義之

罪七也摺紳章甫之前後陳疏者皆自告吾君自忠吾國者而輒加捕縛拘留經久至於厄殺之而不釋是欲鉗制忠口抑遏公論惟恐我國勢之或振其棄信背義之罪八也誘我悖亂如盜賊東學之類名曰一進會以為之俛鬼又教為宣言書藉以稱之曰民論其為國民義務如保安會僞約所著則稱以治安妨害百方沮戲捕縛拘執其棄信背義之罪九也勒募役夫牛鞭而豕驅之少不愜意輒殺之若刈草菅又誘集愚民潛賣於墨西哥使我民父子兄弟舍冤抱讎而不得報受虐濱死

而不得還其棄信背義之罪十也勒奪電郵兩司  
自握通信之機關其棄信背義之罪十一也勒置  
顧問官於各部自食厚俸而專為亾我覆我之事  
如軍警之減額財賦之攬取最其尤者其棄信背  
義之罪十二也勒使借款一之再之名為財政整  
理而新貨之色質輕重與舊貨無異者只倍其錢  
數而已則自取厚利而枯竭一國之財又以不能  
通行之紙片強名之曰元位貨又虛名借款而預  
取利息虛名雇聘而預食厚俸務欲吸我精血只  
餘朽殼其棄信背義之罪十三也昨年十月二十

一日之夜博文權助好道等率兵入闕環圍內外  
威脅政府勒構條約自呼可否奪印擅調移我外  
交置其統監使我自主獨立之權一朝失去而猶  
諱其威脅之說欲塗萬國之耳目其棄信背義之  
罪十四也始則只言外交之監督終則專管一國  
之政法所屬之官至於許多使我搖手不得動輒  
恐嚇其棄信背義之罪十五也近又作為移民條  
例勒迫請認則乃欲行其易人種之毒謀而顯使  
我民之靡有孑遺其棄信背義天地所不容之極  
惡大罪又十六也嗚呼貴國棄信背義之罪寧止

於此而已此特舉其大槩耳然試以此十數罪者  
準諸江華馬關等條約及通牒列國說明戰爭諸  
書其反覆無狀狐欺狙詐者果何如耶吾韓數千  
萬人心果能無憾於貴國以為是支持我輩固我  
耶抑將痛心疾首有吟三戶之謠而誓欲一踏平  
全島耶誠為貴國計莫如亟反其本而已反本之  
道又莫如守信明義而已守信明義當如何亟以  
此鄙書上奏于貴皇帝將以上所列十六大罪盡  
行悔改罷叔統監召還顧問及司令官更派忠信  
之人為公使更以此謝罪于各國俾勿侵害我獨

立自主之權使兩國果真永遠相安則庶乎貴國  
有全安之福而東洋大局亦可以維持矣若曰不  
然則福善禍淫乃天道之昭昭然者也今貴國所  
為其不與齊潛宋偃異者幾希則設使向後禍敗  
不如上野云云者貴國亦惡能自免於凶乎益鉉  
雖不識時勢其在忠國愛人守信明義之道講之  
孰矣目見國家人民之禍至於罔極而惟恨不得  
其死所者久矣不幸不死於昨春之辱而又見昨  
年十月二十一日之變則義不可為他國之奴隸  
而苟且偷生於天地之間矣即與數十同志約決

共死將興疾上京與博文好道等一遭說盡所欲言而死矣乃士民之願與同死者又有若干茲先披露心腹作為此書以付于貴公使館使之早晚轉達于貴政府蓋不惟為敵國謀而亦為貴國謀不惟為貴國謀而亦為東洋全局謀幸希照亮

庚辰行軍至井邑宿內藏寺

辛巳至淳昌駐軍于龜巖寺

癸未至谷城為文告示湖南各郡

乙酉領軍還淳昌

時謀者來言倭兵十餘方入郡衙與郡守李建鎔

屏人密語先生命林炳瓚領一枝軍從間道襲之倭覘知之大驚逸出爬山而走炳瓚追之不及得倭遺棄文書乃全州觀察使韓鎮昌與李建鎔導倭謀害義兵秘書也先生大怒曰此輩真犬彘不若者建鎔適來謁先生以其書投之曰汝以何面目敢來見我我之此舉只欲為國家報萬一而汝以宗室至親反欲害我汝乃甚於倭賊者我今斬汝以勵忘君負國之輩汝死無怨我建鎔俯伏流涕對曰暫時惶恟安覲姑息致此負犯然建鎔亦人耳若得大監矜而宥之當殫誠麾下折首無悔



以報活命之恩先生許令就坐諭之曰君出天潢  
我處遺臣當各盡義分同獎 王室成則國家幸  
福敗亦不失為忠義之鬼虜耀萬國遠芳千秋不  
亦善乎其視搖尾讐虜苟幸一時而竟遭淪胥之  
慘者所得孰多建鏐收淚拱辭先生以建鏐地方  
官熟悉形便且認其投誠遂推為前部或諫而不  
聽建鏐因請還駐本郡先生許之

丙戌全州觀察使韓鎮昌淳昌郡守李建鏐以倭兵  
來擊義師義師遂潰義士鄭時海死之

曉光州觀察使李道宰遣人來宣 皇勅兼出告

示一度皆諭令解散之意也先生祇受 勅旨顧  
謂左右曰此五賊輩挾天子以令之手段也設使  
此真 君命苟有安社稷利國家者古人有專之  
之義况此皆賊臣輩矯竊之偽命乎遂復李觀察  
書畧曰某已上疏陳達舉義之由疏若 登徹必  
有 下批算當承 批進退有非封疆之臣所可  
指揮者也云云日未午有報倭兵自郡東北面圍  
來者先生欲自出戰左右文諫曰先生若一不幸  
今日國家人民竟誰賴也先生不聽曰吾豈怕死  
者耶士民皆牽衣泣涕擁護不得前先生不得已

命林炳瓚設二奇兵而迎之已而又有告此非倭也即全州南原兩鎮衛隊也先生曰是若倭也固當決一死戰然若是鎮衛隊軍則是以我伐我豈可忍乎遂招還林炳瓚勿戰遣人致書于兩隊曰爾若倭也當刻下死戰不者同胞相殺吾不忍爲可即退去兩隊兵皆不聽全州兵先放砲丸下如雨義師千餘人皆鳥獸散已而鄭時海忽中丸而死將死呼先生曰時海未能殺一倭而死且不能當化惡鬼以助先生殺賊先生持之大哭衆亦大哭先生知勢已去堅坐榻聽謂左右曰此吾死

地也諸君皆去義士願從者有二十一人是時兩隊兵知先生不退又合軍圍向一齊放丸於是先生命林炳瓚曰今吾輩必盡死乃已然無表識相枕以死誰辨誰某不可草草要當明白死耳可錄姓名一通貼壁上各依錄序坐又曰古人有在圍城而行冠禮以見先人於地下者今諸君不可不整衣冠諸人各解行囊出穿廣袖衣更結纓拱手背壁竦坐時流丸亂入衆恐犯先生皆環而跪欲以障蔽先生亟止之曰君等不必如是各宜列坐得正而斃不亦可乎諸人遂復列坐忽暴風驟雨

大雷以電

是日全州府希賢堂無故自

兩隊兵愕

然皆棄銃伏地於是砲聲止而兩隊兵四面圍住

時風雨不止夜黑無燭而尸在房心濡血可蹠衆

和衣濺血而坐幕下士李道淳林相淳適在外作

粥煖酒持燭而來檢房中二十一人九入者已不

知去處惟林炳瓚高石鎮金箕述文達煥林顯周

柳種奎趙愚植趙泳善崔濟學羅基德李容吉柳

海榕十二人在矣翌日柳種奎以治鄭時海喪出

梁在海先以先生命出外偵探聞先生被圍馳還

突入復成十二人之數

門人高濟萬始終效勞適以偵探在外未及

○

自是隊兵嚴守羣倭攔入夜則鼓刀戛銃作聲甚

惡先生坐自若曰舟中大學獄中尚書古有已例

宜各誦一書遂復整坐先誦孟子浩然熊魚二章

諸生亦以次誦一篇

時有郡人林昌變署者景垂排圍入告曰不勝大監忠義

之感願執鞭克下風郡人申仁求老妓荷葉各持肉糜酒麵與門看曰我則殺而此則赦門者義之

已丑被押向京城

是日全州小隊長金哥來告 皇勅有押上之命

先生罵曰此是伊藤博文之指乎五賊之指乎逆

賊矯誣敢藉 皇勅耶金哥若不聞然手犯先生

解佩刀夾囊隨身諸物於是倭兵十餘會與隊兵

促發登程先生及林炳瓚乘轎其餘十一人並結  
縛而行時日暈三匝觀者皆悲憤不自勝先生於  
路每夜誦離騷經出師表原道等篇及庸學諸書  
又嘗曰余料此行彼必不敢殺似當有越海之行  
矣時有安義人李完發痛哭來謁於路上從倭亂  
擊之完發抵死不夫至拘囚全州五六日始放  
癸巳被囚于倭司令部

長子永祚從姪永島聞淳昌報與崔銓九李命九  
及宗人永皓馳謁于鎮岑路上倭揮劍逐之俾不  
得近午至公州太田倭兵以輪車乘先生暮抵崇  
禮門外倭憲兵隊長小山三巳帶百餘倭及通譯

朴宗吉而來環圍先生請往司令部先生據地罵  
曰吾認以皇勅來彼倭奴何為者吾囚則當囚  
大韓法司大韓崔某寧知倭奴司令部乎諸倭目  
宗吉扶腋上人力車十二人隨之直向司令部既  
入門先生又坐地大罵曰此是法部耶軍部耶憲  
兵扶上廳上拘于北監房即乙巳春被拘時所處  
也先生笑曰老去如鷲重尋舊館倭迫十二人去  
其袍笠巾襪纓系之屬火笪拘之又欲勒奪先生  
冠巾先生叱之倭亦不敢犯時洪州義兵八十餘  
人先拘于此憲兵持剗刀方欲勒剗聞先生至皆

驚走曰崔大官來矣由是得免剝辱皆曰吾等保髮先生賜也是夕飯進先生又罵曰吾何可以食倭之食乎子姪在外供食被格不得進直至三日不進一勺水倭始懼許入子姪所供自是先生晝則看周易夜必誦書音響不少哀臨訊場輒厲聲曰吾之所志所事皆在上疏檄文及抵爾政府書中何庸復問因大呼博文好道等叱之如狗彘數之以罪逆或連舉椅卓撲碎之屋宇響震諸倭皆嘿然避匿如是交際者前後凡三度十二人亦屢被拷訊備受毒刑無一人少屈者倭亦敬服先生

時至戶外啓鎖納涼或進茶或裝烟草進之每過先生所居處必拜而去憲兵有柯羅祥者作喜雨詩示諸人曰天感諸公忠不時降雨是天淚云時永島亦被拘十餘日屢訊先生舉義竟欲何爲永島亦以具在疏辭及抵日政府書爲對

七月<sup>丙</sup>癸卯與林炳瓚被押渡海至對馬島嚴原拘於衛戍營警備隊內

先是六月二十五日倭酋以先生及林炳瓚等往泥岷司令部讀所謂宣告書者使譯者釋之曰崔某對馬島監禁三年林炳瓚二年高石鎮崔濟學

加囚本署四個月金箕述文達煥梁在海林顯周  
李容吉趙愚植趙泳善羅基德柳海瑤並杖一百  
放送讀已皆連忙避去蓋厭暉先生罵聲也先生  
時添眩暈不省所讀何文是日曉子姪及門生賓  
客數十人出南門外停車場倭憲兵二人保護先  
生及林炳瓚已上車矣枚是永祚永島永學族孫  
貞植萬植崔銓九李承會崔濟泰林應喆陪行永  
稷安弼濩朴奎容尹泰善尹恒植李洛用崔鳳韶  
鄭瀚鎔趙泳嘉李光秀文達煥林顯周李容吉趙  
愚植趙泳善柳海瑤拜辭于車前皆痛哭失聲先

生笑曰男子生有四方之志日東山川想亦可觀  
但恨依舊樊籠不得窮我心目耳且吾當初之舉  
何嘗一分望倖於國家養士五百年喪亂以來無  
人擔得仗義扶顛之策故安覬支柱以盡吾職分  
甘心一死正是求仁得仁雖今日斬頭穴背固嘗  
含笑入地况未至死乎諸君愛我者當祈其速死  
不可相為嗟勞以重吾愧也先生在車中端坐終  
日少不疲倚觀者皆以為定力彌堅行至中路先  
生所乘車軌忽火發移他車抵東萊草梁則日已  
昏矣已而憲兵導先生乘船永祚等攀附欲隨去

憲兵以無司令部文蹟不許遂皆痛哭拜辭于埠

頭

時月色微明連港雷燈照耀海上汽笛一聲船

草梁後峰望對馬島雲霧中一片山影在船中憲

兵柯羅祥頗盡誠扶護翌日辰時下船于對馬島

憲兵曰此渡每患風浪今如是穩渡實賴天佑云

館于嚴原蠶葉教師家即其衛戍營警備隊權署

也洪州義士九人已先來囚禁于此即門人李佻

及柳濬根安恒植李相斗崔相集中輔均申鉞斗

南奎振文奭煥也

絕粒食仍口呼遺疏授林炳瓚

先生在車中與永島商量入彼後處義一節永島

告曰蕪中即洪忠宣遠矣以清陰三學士言之無

以不食彼食為義者後賢亦無以致疵者則雖今

日其處義亦奚以異且聞監禁入食料皆自本國

政府劃下云雖未能的知而若果如此尤無取嫌

矣先生領之永島又與林炳瓚言其義及是警備

隊長率兵丁四五名來列立諸囚曰何不敬禮於

長官仍令脫冠諸人皆不肯蓋倭以脫冠為禮也

隊長曰公等食日本之食當從日本之令令脫冠

則脫冠令剃髮則剃髮惟令是從焉敢拒逆一倭

欲勒脫先生冠巾先生大聲喟之倭舉劍為欲刺  
狀先生披腦大嚼速刺隊長臨去又令先生起立  
先生故坐不起倭手劫先生諸人急救之先生氣  
息奄奄顧謂林炳瓚曰吾與彼倭有三十年相持  
之嫌彼之害我吾不足恠且吾國危而不能扶君  
辱而不能死吾罪當死然苟延于今日者徒死無  
益於國圖所以聲大義於天下而事之不濟舉義  
之日已知之今日之厄猶云晚矣寧斷頭而死不  
斷髮而生此義已定於乙未冬被逮於吉濬時今  
既至此食其食而不從其令亦非義也從此以後

只可斷食不食矣不死於鋒鏑之下而不食而死  
此亦命也吾死之後君其收骨以送我兒也然此  
亦何可必也又曰吾平生以匡君扶國為心而誠  
意淺薄未能格回天心今吾死之後更無以忠言  
進吾君者吾以短疏授君君則生還必呈進焉  
仍口呼遺疏曰臨死臣崔某在日本對馬島警備  
隊內西向再拜上言于 皇帝陛下伏以臣之舉  
義大略具已疏陳于今年閏四月始事之初原疏  
之 登徹與否臣未可知也但臣舉事無狀竟遭  
俘囚之辱以七月初八日被押到日本之對馬島



現囚於其所謂警備隊自分必死無望生還今此賊始欲以勒剝加臣終復以狡辭解說然賊情叵測必欲殺之而後已且伏念臣入此以後一匙之米一呷之水皆從賊手出則設使賊雖無殺臣亦不忍以口腹自累遂決意却食以追古人自靖獻先王之義臣生年七十四歲死何足惜但逆賊不能討寇讎不能滅國權未復疆土未還而四千年華夏正道淪於糞壤而莫之扶三千里先王赤子化為魚肉而莫之救此臣雖死而目不能瞑者也然臣竊料倭賊有必亡之形而遠不過四五年之

間但恐我之所以應之者未能盡其道耳今清俄兩國日夜切齒於此賊而英美諸國亦未必十分與此賊相好則早晚必有相攻且其國贖兵之餘民窮財竭衆怨其上夫外有伺釁之敵而內有怨上之民其亾可翹足以待也伏願 陛下勿遽以爲國事之不可爲而奮發乾剛廓立 聖志振頽靡起因循勿忍其不可忍勿恃其不可恃勿過恟於虛威勿甘聽於諛說益固自主之謀而永斷依賴之心益堅薪膽之志而克盡自修之方招納英俊撫養軍民以觀四方之便而於中取事焉則斯

民也固皆有尊君愛國之心而又皆淪浹於先  
王五百年盛德至善之澤者也豈無為 陛下出  
死力以復大讐而雪浚恥者哉其機只在乎 陛  
下之一心耳伏願 陛下勿以臣臨死之言而有  
少忽焉則臣於地下亦當攢手以待矣臣臨命神  
荒所欲言者不能陳其一二為此付同囚人前郡  
守臣林炳瓚而死使之待時以呈伏乞 陛下哀  
憐而垂察焉臣無任涕泣永訣之至謹自盡以  
聞呼畢索行中小紙命林炳瓚書而藏之曰吾四  
十年願忠之義止於此矣又曰吾在司令部時擬

與同事諸君默會五絕詩十四首不拘簾格信心  
叙實者存焉吾當誦之君還之日分贈各人可也  
仍呼小序曰書生無軍旅之責八十非從戎之年  
但值此非常之變上自朝廷下及草野除暗聾跛  
躄外其曰在家不知者直是無人心者也算孽由  
自作累及諸君慚負多矣各贈五言一絕用備日  
後掌故云其一則自貴也林炳瓚高石鎮十二人  
各有所贈又其一哀鄭時海也是夕從先生不食  
者林炳瓚李佺柳濬根安恒植南奎振其餘五人  
亦強進數匙而止翌日隊長來問曰老人何故不

食炳瓚以日錄示之曰通辯未詳見此則可知矣  
隊長覽畢曰剃髮云云非指監禁人而言也驟言  
在日本則當從日本法律為可云也不願剃髮者  
不強願安心進飯先生謂諸人曰吾在司令部時  
曾聞囚徒食費自我政府擔當云故昨日兩時之  
食亦認以我政府徵來之物矣且古人處義有可  
據故耳今彼云食日本之食則當從日本之令吾  
何可貪生糊口以受食其食不從其令之議乎吾  
事吾已斷定諸君則彼言既如此豈可盡從我死  
乎諸人迭進勸諫皆不聽翌日步兵隊大將來問

如隊長言炳瓚詳言先生處義之由大將曰剃髮  
變服者誤聞也監禁人食費皆自韓政府來吾等  
不過監視而已願安心而食為邦家自愛於是炳  
瓚及諸人引古義陳喻萬端涕泣不已先生方纔  
回意曰君等之言亦似有理第為君等更食以觀  
下回也大將去後隊長又來曰吾前日非要剃髮  
變服也惟言于房內脫冠也通辯誤語而公等絕  
食至三日豈効夷齊故事耶吾決非要剃髮變服  
公等安心冀以陳達于崔氏老體最自愛焉云云  
○先生一日早起曰吾平生未有夢作今忽得之

而不辭其意仍誦曰乘桴先聖歎蹈海魯連風二者同不同請詢日邊翁○同囚諸人或無冠露髻而處先生命各製緇布冠戴之仍作一絕詩命各和之自是先生與諸人或誦書講論或作詩相和萬里殊域頗不寂寥云

九月乙未戊戌長子永祚入覲門人吳鳳沅林應喆偕行

永祚與應喆各以放還病親代為監禁之意請願于警備隊大將而無答

壬寅送永祚吳鳳沅林應喆歸國

永祚欲留侍不歸先生以家有老人祭祀賓客無人句當命之歸有海色蒼茫曉氣寒此時去住兩情難之句

甲寅門人曹在學入謁

先生喜甚贈詩曰契託蓬麻歲月深乘桴遠役趨秋陰淵淵一水源頭活勉副當年授受心蓋在學兼為宋淵齋門人故也留連數日而告歸十月甲子已卯移居于步兵警備隊內新造屋自舊居停所約五里也

壬午有疾

即十九日也初以外感靡寧漸至沉重彼中苦無  
我藥探行囊有若干材料連進不換全散夫子散  
等無効隊長遣軍醫診視具送藥物先生曰八十  
老病又兼不服水土異國不神之藥豈可責効只  
可以此自盡矣日本藥物一切勿用可也至二十  
九日漸有浮證及舌捲便秘等諸候精神大昏不  
復聞聆教矣

十一月<sup>甲午</sup>戊戌永祚及門人曾炳熹高石鎮崔濟學  
八來侍疾

林炳瓚見先生病勢日重電報于京使通本第高

石鎮崔濟學適見放出魯炳熹亦在京皆與永祚  
同行因艤路阻滯多日留連于洋頭至初五日始  
入謁先生已不能省誰某矣炳熹以為宜用小續  
命湯而無材料即令石鎮濟學出海求藥以來然  
艤便極難初九日始還釜山適逢永學及崔濟泰  
崔鼎相姜甲秀行付藥入來連進解語湯及小續  
命湯數貼十四日朝先生精神稍醒侍坐者或相  
語以驗先生聽否則或微笑或皺眉林炳瓚日錄  
曰先生自始病至此凡二十餘日或平坐或跪坐  
或俯或倚一不委頓於是乎見先生所養大非餘

人所可及也

庚戌寅時易簣于對馬島之囚館

前夕有大星隕於東南光耀亘天觀者莫不驚懼是曉易簣先是永祚備持襲歛諸具而入來隊長聞先生已喪以爲屍體不可久留此屋俾遷于屍室室在隊內一間板屋地鋪磚石中設屍床已時奉遷行襲禮時寒威甚酷不可露屍經夜遂以申時行小歛執事林炳瓚申輔均南奎振執禮李佺護喪魯炳熹司書文爽煥司貨申鉉斗也是夜倭只許永祚永學在屍傍其餘在內者不許出在外

者不許入是日以電報計告于本筭及京

辛亥入棺奉遷于修善寺

魯炳熹在外貿或松板石匠治棺隊長稱有其政府命令當自隊內造棺以來云而禁自我治棺離虜之物兼且制度不稱不可一日苟用而不得自由遂舍忍用之申時入棺奉柩及魂帛箱出警備隊後門往店主海老家在禁諸人咸加白巾環經痛哭拜辭于隊門內唯林炳瓚陪行至店海老之子雄野前導停柩於修善寺法堂

癸丑奉柩登船甲寅下草梁津停于商務社

戊時奉柩登舢魯炳熹招魂前導港口諸倭執燭  
相隨莫不悲酸翌日辰時泊于草梁前港永萬萬  
植崔銓九崔鳳韶自京來永福郭漢紹自定山來  
與高石鎮崔濟泰崔濟學崔鼎相林應喆皆定館  
留待于商務社商務社者本州及嶺湖諸人會全  
成社妥辦商務之所也先是先生東渡事在當日  
社員諸人皆未及知追見陪來諸人於路相持痛  
哭曰皇天胡忍使先生有此行也及是聞先生訃  
皆望哭哀痛撤市三日自請擔當治喪事務長金  
永圭議新造停柩廳社員等皆曰吾輩作此屋來

往過者無不館焉若得奉崔先生於此雖神靈亦  
爲吾輩之光今必曰新造則此屋毀之可也永圭  
曰吾試諸君耳柩是大書揭其門曰勉菴崔先生  
護喪所分定諸社員爲執事俞鎮珪李裕明權順  
度護喪朴苾彩宋在錫執禮李應息張禹錫安舜  
克祝全教玟孫永斗朴鳳錫司書金永圭金道翊  
鄭時源司貨尹明奎權爽熙造殯皆準備成服及  
返柩諸具是日朝子姪門人皆出津頭仔待社員  
千餘人具大輦靈車帛書春秋大義日月高忠八  
字以高竿揭之出迎靈柩而入奉柩于一乃軒方

奉柩下陸也金永圭權順度扶柩號哭曰先生此  
大韓船也此大韓地也津頭男女老少數萬人皆  
呼號先生哭聲震地執紼而從者連亘五里時陰  
雲沈冥細雨微濕雙虹橫貫東南光彩照耀及奉  
停靈柩後虹始銷天開雨霽無一點氛埃滿港觀  
者莫不歎異焉○自是日至發柩遠近士民持奠  
誄哭者晝夜不絕以至各學校生徒及女學校八  
九歲兒莫不來哭或輓辭或演說或吊歌皆拍地  
頓足如悲親戚本府妓名飛鳳王桃月梅亦以諫  
文爲誄奠哭甚哀梵魚寺僧奉蓮率僧徒致奠于

諸僑草梁三寡婦自津頭陪輦哭從及至龜浦頭  
戴奠物徒步四十里而來曰大監祭需不可載於  
倭車器皿亦不敢用倭物云

乙卯成服

遠近士民男女來哭者數萬人外國人來觀者亦  
皆流淚被面云

丙辰發柩

大輦靈車擔夫皆自商務社專擔自草梁至龜浦  
凡四十里內鞠而從者愈衆家家皆插白旛所過  
婦女皆哭迎祭階上者又相續是日僅行十里次



日行三十里至龜浦此是東萊盡境也商社諸人至此皆辭哭失聲然後歸俞鎮珏始終護喪至定山而返○先生始喪嚴原警備隊長致賻錢二百緡永祚辱却之隊長怒有沮戲渡海之言不得已受而藏之至葬朔日以郵遞還送

十二月

癸亥

已巳至定山本第壬申大斂改棺乙亥殯

渡龜浦江歷金海昌原漆原昌寧玄風星州開寧金山黃澗水同沃川懷德公州首尾十五日始抵

定山本第取過州郡持奠來哭者一如東萊

昌寧人村

芝林即一農夫而猶慕先生致奠致賻哭甚哀雖平日異論之人亦莫不

推誠盡哀輓誄奠賻極致其意蓋自靈柩渡海以來士女之奔走號哭如喪父母殆千古往牒之所未有也然士子之尊尚固也至於婦人孺子是孰使之而然哉抑可見天顯民彝有不隨時而墜者矣若其祭物器用絕不近倭物以至緇徒賤妓皆稱先生深誓復雪使賊臣猾虜聞之喪氣真可謂善慰先生矣行至昌原倭兵十餘人自馬港來截路欲劫輦載送輪車從者正色拒之往復不少屈倭亦無如之何蓋靈輦到處士民駢闐倭慮其或生他事也及到昌寧邑則憲兵少尉平田鐵次郎

者曾於司令部訊問時已知其為梟虜也至是又  
持長谷川好道令來必欲劫輦從者與之答話終  
夜劇戰平田亦理屈自戢傍觀者謂此夜之戰強  
于十萬師倭賊經營韓國三十餘年始見不得意  
事云自是倭兵數十人替番常隨沿路吊奠者皆  
逐之至家見成殯然後始去及塋又來四方會塋  
者皆被毆逐惟著廣袖衣者不禁焉

丁未○四月朔日辛酉塋于魯城月午洞面地境里  
舞童山下癸坐原

門人知舊加蘇者三百餘人行士林塋禮

湖南儒生建祠于泰仁古縣內面大舟坪

泰仁士人金直述柳種奎等以仁卽先生舉義之  
鄉遂建議建祠祠在文昌侯武城書院二里許因  
以武城書院舊號名之曰泰山祠奉真像

抱川儒生建影堂于嘉蔭里

距舊宅數十武也李承烈趙宇植等主其事

戊申○冬文集成

先生平日不喜著述唯人家闡先文字黽勉酬應  
然亦不有意收拾只有永祚所錄詩疏書各文十  
餘冊而已諸門人皆以為當此亂世若不早為之

圖後恐無其日宜汲汲收拾印出幾百本分置諸家以為後日精校刊行之地可也於是永祚搜輯編摩使族人載昌及郭漢紹文濟普郭進鍾等繕寫釐為四十卷附錄四卷續集二卷合四十六卷付之活字云

已酉○春追配沃溝三賢壇

沃舊有文昌侯及李忠愍趙忠翼三賢祠往在癸卯郡士文奎錫文鍾覺姜蕊田耕窠等設壇豎碑享祀至是以先生追配

勉菴先生文集附錄卷之四

